

一個時代的集體努力

林志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設系教授兼系主任

姚瑞中的〈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是一個持續五年以上、深具社會關懷及並有實質政策影響力的長程集體計畫。在出版這第五本的集結之前，他曾於國美館2015年亞洲雙年展中進行一次盛大的展出，其主體為他和所率領的青年團體大量累積的檔案記錄。展覽空間佈置為一個類似檔案室的裝置，四排的影像由下往上陳列到接近天花板，並且有電腦檔案、政府書函、紀錄片、與官方會議等相關文件記錄，再加上以白色為主的高大明亮空間，產生令人震撼的氣勢。此一藝術介入及檢討公共資源運用的行動，在五年時間內除了藝術家本人外，共有兩百三十位學生參與，生產五本專書，探討五百八十四個案例，並有三千四百頁、四千張照片及五十萬字的出版，實質影響政府思維與作為，成為台灣近年廣受國際矚目的藝術計畫。國際認可方面包括新加坡及北京的獲獎，以及德、荷、印、韓、澳等國邀展。

據姚瑞中本人表示，這個被暱稱為「蚊子館大調查」的攝影及文件記錄計畫，將會在第五集出版完成之後告一段落（雖然他一些過去的學生和我說，之前集結出版之時，他也常作類似宣告）。因此，在這個時間點上來看，寫這篇序文令人有一種在分水嶺上回顧的情境。那麼，首先會有一個問題產生：為何要用五年的時間來製作五集的抽樣記錄？為何不是像一般的藝術創作強調創新和變化呢？

我想，有關這個問題的第一個回答方式是很殘酷和冷峻的：這項計畫由很早期開始，便已引起媒體注意，進而促使政府受到壓力，更加關注與閒置公共空間相關的問題，也有行政院長接見等儀式性過程，然而蚊子館的現象仍然是大量地出現。由最新的第五集所呈現出的狀況來看，即使政府、媒體和包括姚瑞中和他學生們組成的藝術團體一直在努力發掘及設法改善這種大量浪費公共資源的現象，

閒置公共空間的現象仍是俯拾即是，層出不窮。現實本身既然沒有太多改善，對於它的記錄也無法停止。

由政府提供的文件來看（列於本書附錄），政府對閒置公共空間的處理態度也不能說是漫不經心。由某些年度的列管記錄來看，蚊子館的現象甚至可以收縮到個位數。不乏幽默的是，在公務機構的用語裡，也採用了「子子館」這種充滿意象的表達方式，用來指有可能形成未來蚊子館的計畫或興建中設施¹。然而，數字和現象之間的落差，卻令人無奈地理解，管理（包括懲處、列管）或是鼓勵（對成功的活化給予獎勵或建立其模式），蚊子館仿佛蚊子群屬一樣，是一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公共政策及投資誤置現象。另一方面，姚瑞中領導的這些民間版的調查記錄，是以一種自發的方式進行，其中所顯現的關注方向和調查結果，一部份和官方提供的版本存有相當大的差異：比如由第五集的目錄來看，許多調查對象高度集中在文教設施，而官方列管版本則以經濟部和內政部主管範圍為大宗。這究竟因為是調查者主觀的關注重點而產生的（比如學生會特別關心及著重學校及文化設施），還是因為官方的統計列管仍有不少死角，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五年以來，姚瑞中以大規模地集結成果展示及出版，也引發了一個較具理論意味的問題：攝影雖然在每一個按下快門的動作是瞬間性的，但它逐漸成為一種可能是最耗時的藝術形式。尤其在紀錄攝影的類形中，其工作往往是經年累月地在不斷的累積中達成，而這和整體當代藝術講求每次展出都有「新意」、「創造」的基本價值觀，正好大異其趣。在這種狀況下，展覽只是整個實踐或計畫如冰山一角的展露。很有可能它們更適合的載體是書籍或網站，而這也是海市蜃樓這個計畫以出版為其最主要形式的根本原因。

除了對公共事務的關心（別忘了這個計畫也是一個教育過程，這個影響也將相當深遠），海市蜃樓計畫也和攝影史最近的關注焦點有許多關連性，比如當代攝影著重以系列性來突顯觀念意涵、和當代藝術相交會的目錄及檔案匯集工作、以拍攝人造風景為主題的新地誌學攝影再受重視等等。最後這一點，也和姚瑞中個人對台灣廢墟的政治地理學長期關注和拍攝有關。於是很可能會有一天，等到現時的時間過去，這些記錄工作和現實的交涉關係開始改變，人們很可能會以新的眼光來觀看這一代年輕人的集體努力。

1 新聞報導指出2011年提列的五十三件「子子館」已全數復活。
網址：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398888